



秘密

傅浩



我怎样作诗

SECRETS

How I Write Poetry

傅浩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秘密:我怎样作诗/傅浩 著. —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1. 6

ISBN 978 - 7 - 5495 - 0469 - 5

I. ①秘… II. ①傅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53390 号

出 品 人:郑纳新

责任编辑:周 丹

封面设计:李 佳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:541001)
(网址: 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)

出版人:何林夏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销售热线:021 - 31260822 - 129/139

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(山东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:276017)

开本:889mm × 1 194mm 1/32

印张:9.25 字数:130 千字

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36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。

(电话:0539 - 2925659)

自序

—

自古以来,我国文人作诗,时有配以散文序跋者,随兴之所至,或叙诗之缘起,或宣未尽之意。有时序跋铺张精彩,竟至喧宾夺主,文盛传而诗默然,其中最著名者有晋陶潜之《桃花源诗记》、唐王勃之《滕王阁诗序》、柳宗元之《愚溪诗序》等篇什。而历代评诗之论,短小精悍,点到即止,概称诗话,或述诗之本事,或品诗之高下,或揭诗人背景,或露作诗秘法,似有成式而无定法。

西方传统诗人往往倾向于让诗作自己说话,把谜留给专业评论家去猜,例如莎士比亚之“黑夫人”。然而近半个世纪以来,当代诗人,尤其美国诗人(美国诗几乎等于现代诗),愈来愈多现身说法,大谈创作过程和背景者,其中以艾伦·金斯伯格、谢默斯·希尼、语言派诗人等为最著。这大概是因为现代诗愈来愈晦涩,诗人愈来愈寂寞,自觉有与人交流、获得理解和同情之需要吧。文学评论界关于“作者意图”可知不可知,需知不需知之争论亦推波助

澜,威廉·库尔茨·小韦姆塞特和助教门罗·C·比厄兹利合作之《意图谬见》(1946)一文,和E. D. 小赫什《解释的有效性》(1967)一书中专章“保卫作者”可谓针锋相对。诗人自然倾向于“得失寸心知”,而不甘忍受种种误读。务实派评论家则干脆鼓动诗人现身说法,从而编出许多“诗人谈诗”之类集子,其中较有趣者当推安东尼·奥斯特洛夫编《身为艺术家兼评论家的当代诗人》(1964)和斯蒂芬·伯格编《独特的声音:今日美国诗歌》(1985)。

曾经有人问英国诗人菲利普·拉金,是否诗人对自己的作品解释得最好呢?他回答说,这要分两个方面:关于作品的内容或意旨,肯定是作者自己最清楚,解释得最好;至于作品的好坏,或艺术质量的高低,作者的自我评价就未必可信。大概这是因为在后一点上,他是主观的,有感情倾向的,孩子都是自己的好嘛。评论家诺斯洛普·弗莱就明确指出:价值评判是主观的,不可当做事实陈述。至于诗人罗伯特·洛厄尔说“一首诗的作者不一定是解释其意思的理想人选。他像任何其他人一样,可能会搅乱、不诚实和有所隐瞒”,这也是实话,但不免有所谦虚。

我作此书,本无意效仿古人或洋人,只可谓所见略同,不谋而合耳。我的做法是:选取历年自觉差强人意的诗作,配以一篇散文,长短不拘,风格不拘,以叙述创作过程和介绍创作技法为主,间及本事缘起呻吟感慨等不尽之意。视之为序跋诗话亦可,自我解读(self-interpretation)或自我注疏(self-commentary)亦可。戏仿俗语“自说自话”,总名之曰“自诗自话”。排序按诗作完成时间先

后,以见发展轨迹;诗话相应附后,则不论写作时间。

二

观夫国内各种诗歌刊物,近来解读诗作之风大兴,但多数不是隔靴搔痒,就是言不及义,或者强作解人,或者谬托知己。究其原因,大致有三:一是所解是他人作品,一是缺乏真诚态度,一是缺乏真实学识。这后一点又可归因于创作与理论二者之隔,于今为甚,有研究诗而不懂创作者,有创作诗而不懂文理诗法者;修说兼通,能说会练且见解正确者少之又少。又,写诗之人不善作散文者,古今中外皆大有人在。印度古谚云:“散文是诗人的试金石。”盖作诗可以不讲理,非理性,牵强比附,含糊不清,作文则不可;作诗可以堆砌辞藻,滥用比喻,无病呻吟,作文则不以此为善。又,现今歪诗泛滥,与拙劣的译诗泛滥不无关系。曾闻有恬不知耻者言:诗最容易翻译了,译得越不通就越像诗。试想,诗创作盲目模仿歪曲原意、文理不通的劣译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?我虽不敏,于诗文创作、评论、翻译之道浸淫久矣,有感于以上三种现象,以为与其正人,不如正己,遂不揣简陋,腆然自曝者,用意相应亦有三。一、以示创作与评论可互为表里。诗人只要肯说且会说,肯定是诗作的最佳解释者,至少他知道创作过程的秘密,而这是文学评论最应关注而一般评论者难窥究竟的东西。我与其猜度臧否他人,不如拿自己开刀。真正的匠师对自己的艺术应该具有自觉性,也就是既能做又会说,而不是只有自发性,只会做却说不出所以然来。二、

以示诗歌与散文可相得益彰。埃兹拉·庞德和托·斯·艾略特都认为,好诗应该像好的散文那样明晰、硬实,可以分析。我国旧时文人教育子弟多是教其先学文后学诗。散文确是诗的基础,写不好散文,诗也不会怎么高明。三、以示作诗与译诗可融会贯通。钱锺书认为翻译的最高境界是能化。借鉴译作更是不可生吞活剥。有不相识的网友讶异于拙诗不像翻译家的作品,言外之意似说,翻译家的创作怎能没有洋腔洋调呢?我觉得这是对我的好评。我虽然翻译过不少西洋诗,但从刻意模仿任何诗人,创作中若有所近似,只能是潜移默化之功。以上三点归结到一处,其实只是一个动机:出于公益心也好,出于虚荣心也好,我把敝帚自珍的一得之愚供献出来,既是为了保存个人的心灵历史,也是为了与识者分享创作的秘密。后来学诗者若有缘得遇,而有所感悟,有所印证,自是他自己的造化,与我这个始作俑者也了无关系了。至于评论者,则幸勿以我的坦白交待为“达诂”,而视之为可资研究的外围文本(paratext)可矣。

三

威·巴·叶芝说:“诗人在以生活悲剧为素材的最佳作品中总要写到他个人的生活,无论那是怎样的生活——悔恨、失恋或纯粹的孤独。”他认为,抒情诗人的生活应当被人了解,这样他的诗作就不至于被当做无根之花,而是被当做一个人的话语来理解了。

我自解己诗,自曝隐私,并非不给读者留有评论的余地,而正

是要给评论者提供更大的研究空间。有的读者也许愿意更多地了解我。“瞧那人!”(Ecce Homo)——曾经有人如此生活和思想过。仅此而已。至于爱憎毁誉,则在所不计。

有人说,你的诗太私人了。是啊,这也是我迟迟羞于示人的原因之一。菲利浦·拉金说:“小说是关于他人的;诗是关于自己的。”对于他人,我们无法直接了解,往往只好揆情度理,凭空虚构;而对于自己,我们只需诚实自省,大胆坦白,艺术地说出心里话而已。因此,诗的虚构成分应该比小说少,叙事诗(史诗、小说)和抒情诗的分野似亦在此。彼得·李丁说:“诗不是虚构作品,不信去问图书管理员。”的确,按照图书分类法,虚构作品(fiction)几乎就等于小说,诗则另属单独的一类。

本书则具有混杂、即兴、未完成等特性,以尽量呈现创作的“原生态”,也就是诗意之所在。

四

威·休·奥登说:极少有诗人告诉别人自己是怎样作诗的,原因有二:一是诗人更愿意专注于作诗,而没有兴趣他顾;二是诗人就像律师和医生一样,不屑于向外行人透露其专业的秘密。我想,可能还有第三个原因,就是前面提到过的,有些诗人对诗艺还缺乏自觉性,光练不会说,茶壶里的饺子倒不出。前两者是不为,后者是不能。凡事苟利己利他,既能,胡不为? 我虽不敏,练和说的功夫皆不够精通,但愿现身说法,以身试法,抛砖引玉。于人有益无

益,则留待读者评说。

最近刚刚读到诗人黄梵的一句话:“与朋友谈论自己的诗作,是一种慷慨的义举。”甚得我心。对我,这不啻是一种鼓励,但我慷慨得似乎有点儿过头了。

2008年2月5日稿于北京

2010年8月27日改于乳山

2010年11月12日补订

目 录

自序 | 1

正编:自诗自话

仲夏偶感 | 3

花展即景 | 4

神秘 | 6

距离:寄美国友人 | 8

游仙山 | 11

惠特曼的中译者 | 14

听说 | 20

命题作文 | 21

汲水的蜜蜂 | 24

公园里的树 | 25

病房日记 | 28

苦行 | 31

而立之年 | 36

再会 | 38

人生 | 49

无题 | 53

拒绝(片段) | 56

梦里写诗 | 60

日本春宫画 | 62

不再写诗 | 64

开放之初 | 67

人到中年 | 70

在博物馆里 | 74

秘密 | 79

彼岸 | 83

在书店里 | 88

俳句:互联网 | 92

遗子诗 | 95

入梦的女人 | 97

中 | 99

言论自由 | 101

灾难逼近 | 105

蟑螂说 | 109

北京意象,2009 | 113

青春 | 116

跆拳道 | 120

沙滩玻璃 | 123

仿叶芝三章 | 127

副编:诗法诗论

新诗格律建设之我见 | 138

随想诗话 | 151

之一 诗是什么? | 151

之二 诗表现之三境界 | 152

之三 诗的语言 | 153

之四 兴·象征·联想 | 154

之五 散文诗与自由诗 | 156

之六 诗的堕落 | 157

之七 烹调与诗 | 158

诗之真伪 | 160

现代诗不等于自由诗 | 162

漫谈诗之体用 | 168

再谈自由诗 | 186

诗学漫谈:兼驳几个流行的谬

论 | 193

怎样译诗:兼评《英诗汉译学》

| 223

诗的限制 | 251

诗诀散简 | 265

代跋:我学诗的历程 | 269

正
编
—
自诗自话

仲夏偶感

在绿叶的哗哗喧闹中，
花朵默默无闻——
它落尽了轻红，正孕育着金秋。

1982 年作

人在年少时，生活经验不多，却多愁善感；所感往往并不切肤具体，而较朦胧空泛，故而作诗易诉诸想象和哲理，虚构成分较多，写实成分较少。诚如辛稼轩所谓“少年不识愁滋味，为赋新词强说愁”。上面这首诗就是为作诗而强作之一例。这样的诗背后一般没有什么本事，因为是凭空臆造的嘛。最初的原稿只有两行：“落叶之后，结果之前，/ 花朵是默默无闻的。”显然有模仿泰戈尔和冰心的痕迹。后来逐渐润色，增加了形象藻饰，却似丢失了凝炼简洁。保存在此，是为了让读者可见我学诗的历程而有所借鉴。

2007 年 1 月 29 日追记

花展即景

自身的美,牡丹并不在意欣赏;
花前站立着,一位浓妆的姑娘。

1982 年作

叶芝《政治》一诗写道:“那女孩站在那里,我怎能/集中思想/在罗马或俄罗斯/或西班牙的政治上?/.....可是,呵,但愿我再度年轻,/将她揽在怀中!”据诗人自己说,此诗所依据的并非“一个真实事件,而是片刻之冥想”。同样,拙诗也非写实,而纯属虚构。差不多可以说是“主题先行”,先有抽象的意而再设譬造境,营求可以寄托的象。此“客观对应物”虽属凭空杜撰,但实际上是对经验记忆的重组,不同于无中生有的幻想。所以说是入乎情理之中的。年轻时写诗,阅历不足,难以写实叙事,往往诉诸想象和说理,易于失之空泛。叶芝也是如此。不过,我写这首诗时,尚未读到叶芝那首诗。

此诗的形式,是自创的。看似我国传统诗中截句(绝句)之截句,又似西洋诗之警句(epigram),又似日本诗之俳句。但又都有所不同。两行押近韵,字数相同,但行中的停顿位置却不相同,故整齐中有变化,节奏不至于死板。牡丹花有美出乎天然,而不自知,亦不求人赏,而自有人欣赏;赏花的女子却刻意打扮,为他人

容,有心引人注目却未必如愿。两行词语虽不对偶,但意境相对,不失国粹遗意。

2007 年 1 月 27 日追记

神 秘

第一次从内地来到海滨，
我兴奋、专注，像个窥视癖：
那伟大舞者镶着白花边的蓝裙微微掀起……

1982 年作

本来不以此少作为甚佳，故不选论。今日得诗人谭畅短信，表示欣赏之意。但其所赏非我得意处，遂费词辩解之，姑记之如下：

谭：喜欢你十八岁写大海那首诗，最后一句可爱极了。

傅：哪首？有点下流的？

谭：哈哈，你这样认为啊？蓝裙子白花边那首。把北方人第一次看海的心态偷偷泄露，人之常情呢。不过也有可能诗作者另有想法，也许真的会配得上那么生猛的词，只有他自己才知道，我们只能妄加揣测君子之心了。还是作者最权威！

傅：蓝裙子白花边无甚奇处，谁都想得出。妙在“微微掀起”，才扣题。

谭：哈哈，看来是得意之作。因作者的年龄甚轻，而显得淳朴多汁，难得是那份腼腆，像青春挤出的第一个苞。若换作西门兄，估计真能作他义。

地处内陆的人，深知乡土的保守与赤裸，那是截然相反的对

立,面对所谓文明和体面包裹的开放和淫荡,心头的震惊尴尬和艳羡无法言喻。眼光已将自己出卖。

傅:太深奥了,俺不懂!

其实,这首诗是基于一次真实的经验。上大二那年暑假,我和同学张风华去北戴河、秦皇岛、山海关游玩。第一次远远看见树梢之上高悬天际的一抹海色,脑中蹦出如此词语:“魔鬼的蓝”。后来想写诗,可是无论如何的千言万语也无法表达当时莫名其妙的心情,最终像埃兹拉·庞德一样,删繁就简,仅得诗三句。第一句是写实;第二句是借用谢默斯·希内的《臭鼬》一诗中的句子;第三句才是我自己得意的创造,也是诗眼所在。此诗与其说是记实,不如说是借题发挥。表面写的是初次看海的经验感受,深层蕴涵的则是不谙人事的懵懂少年对异性的幻想和渴望——感觉其神秘伟大如海,并不为过。善作反语的谭畅却一时未能领会我这种反写法,且身为女性,只看到表面词句之美,而不能或不愿体悟男人“下流”心理。至于她最后联系社会现实的高深评论,仍与“作者本意”(the author's intention)无关。

2008年8月21日记

距离：寄美国友人

瞧，地图上两城相隔
只有那天你我促膝相对那么远；
一封蓝色的邮筒铺展
便可遮蔽了整个太平洋的烟波！

1983 年作

1983 年夏，我在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专业读二年级。一天，学生会通知，一批环球旅行的美国大学生来参观校园，要求英语专业的同学们前去接待。这样的事对我们来说不是第一次。只要有说英语的外国人来访，校方都会找英专同学帮忙接待作翻译；我们只把这当做练习英语口语的机会，完全出于自愿。文化迥异的人萍水相逢，很难彼此留下深刻印象，往往人一走茶就凉。然而这一次，我却开始了一段难忘的纯粹友谊。

我赶到图书馆门前广场时，两辆大巴也刚到。人高马大的美国学生一下车，性格较开朗的同学就抢上前去，主动打招呼，然后一一结伴散去，分别到校园各处参观。我生性腴腆木讷，不好意思主动上前，也就没有找到伴儿。正无聊赖时，见一美国女生去而复返，独自一人坐在图书馆门前的台阶上整理着背包。我于是上前搭讪，跟她聊了起来。她叫翠西，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生物系